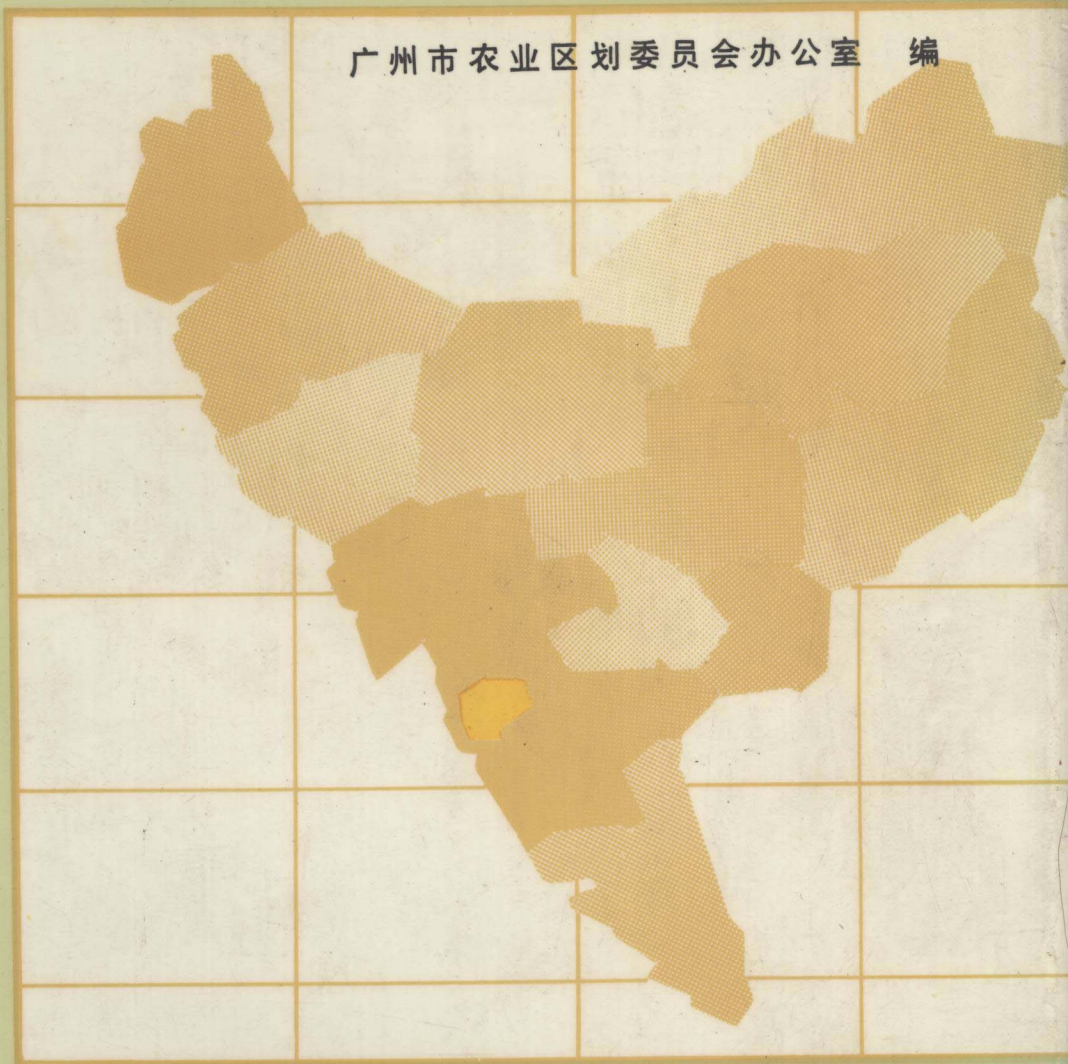


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

广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编



GUANGZHOU SHI ZONG HE NONG YE QU HUA

GUANGZHOU SHI NONG YE QU HUA WEI YUAN HUI BAN
GONG SHI BIAN

GUANG DONG KE JI CHU BAN SHE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

广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编



GUANGZHOU SHI ZONGHE NONGYE QUHUA

GUANGZHOU SHI NONGYE QUHUA WEIYUANHUI BAN
GONGSHI BIAN

GUANGDONG KEJI CHUBANSHE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 州 市
综合农业区划
广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编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400,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ISBN 7-5359-0109-3/F·7

统一书号 16182·162 定价 12.00元

主 编

广州地理研究所

陈朝辉（执笔） 林幸青 李录增

市农业区划办公室

郭向阳 金贻国 郑 华

广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布)

主任: 张玉祥

副主任: 李文标 吴映珠 张 谦

委员: 郭向阳 黄小光 吴镜波 焦洪贤 易 华 王锦奎 周文伟 胡 英
周炽林 方 槐 谢 昂 方 可 郑濯缨 韦善豪 金贻国

办公室: 主任: 郭向阳 (兼) 副主任: 金贻国

审定

黄伟宁 (市委常委、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张玉祥 (副市长、市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

李文标 (市农委主任、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

审阅

吴郁文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肖俊城 (华南农业大学农经系副教授)

冯民牧 (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副教授)

先后参加组织编写、资料统计、讨论修改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 非 方森海 刘家仁 刘振华 刘晴峰 刘新潮 李小平 陈佛鉴 吴定肖
吴钜志 苏展炽 杜涤泉 杨中行 林芳文 张伟祝 张家英 梁志豪 梁铁汉
梁振昌 涂悦贤 黄绍坤 黄琳娥 曾春松 温家邹 蔡国平 潘雪英
(以上为一九八五年八月编写会议提供部分初稿人员)

马凌云	仇 佳	王畅永	王锦奎	冯福成	刘树基	刘志雄	庄学调	毕南开
江振铎	江佳培	朱日秋	阮汉江	阮康流	许昭明	何述尧	何植成	何绍颐
吴任重	吴镜波	肖学铮	陈沃文	陈启略	陈 烈	李子钧	李伟贤	李学展
李锡源	李勇为	李剑光	李碧香	李忠训	欧锦望	张 但	张秋玲	杨和兴
范小澄	易 华	周 昌	周金根	周彩信	招镜贤	郑志贤	姚金桂	袁绍仁
袁秉义	谈 培	梁能慰	梁国维	黄小光	黄远略	黄志辉	黄征帆	黄越新
温 文	曾利建	简乃强	詹文志	蔡建华	雷祖光	管 帆	廖焰国	谭锦维
黎壁然	韩 刚							

编写说明

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是《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第一项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是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因地制宜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开展市一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很重视。早在1981年初,市农业区划办公室根据市委、市政府、市农业区划委员会的指示,拟定了《关于开展市一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的意见》。三年后,在县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调整后的第二届市农业区划委员会根据广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部署,于1984年11月作出决定,开展市一级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包括13项农业自然条件、农业部门、农业技术改革区划和综合农业区划。为此,市农业区划办公室,会同市综合农业区划科学顾问于一九八五年四月至六月研究提出了综合农业区划编写提纲,综合农业区分区方案和分工编写意见。八月召开了有市级农业区划各专业组和各县(区)农业区划办公室技术骨干参加的综合农业区划编写会议。之后,在已有各类成果的基础上,由广州地理研究所陈朝辉等同志负责编写完成《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初稿。一九八六年四月召开了有省、市农业区划科学顾问、市级农业区划各专业组、各县(区)农业区划办公室技术骨干参加的修改论证会,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会上,市委张汉青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随后由广州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修改提出第二稿。十月,又邀请了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市农业区划委员会成员,市

农委，市级农业区划各专业组，市有关部门，各县（区）的负责同志，广州地理研究所，市农业区划科学顾问组的专家，进一步讨论研究了第二稿中所论述的有关广州市农业资源和综合农业区划的50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会上，石安海副市长就如何宣传区划、应用区划，加快广州市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步伐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农委主任李文标同志就如何讨论、审定《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也作了重要讲话。随后，再由广州地理研究所陈朝辉等同志修改提出《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送审稿，经市综合农业区划科学顾问，市农业区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审阅后，由市委常委、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伟宁同志，副市长、市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张玉祥同志，市农委主任李文标同志审定。

本书附图由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州市农业区划图集》编辑组绘制。其中，广州市地质图由市农业区划办公室钟世芬、黄日寿同志绘制。

本书涉及内容广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广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在《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 修改论证会上的讲话(代序)

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 张汉青

1986.4.21

同志们:

今天召开的《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修改论证会议,是一个关系广州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会议。《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初稿)是同志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花了大量心血编写出来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为广州的农业发展作了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感谢所有参加《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研究和编写的农业区划工作者、各方面的专家、教授和同志们。

《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是市一级农业区划中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是广州市几年来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成果的综合反映。此项成果尽管还要进一步修改、补充、论证,但它已充分说明我们广州市的农业区划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的成绩。我相信,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必将产生良好的效果,为发展广州农业的决策和指导提供科学的依据。把《区划》中阐述的正确的思想、观点、计划、方案加以实施,必将产生很好的效果。

这个《区划》20多万字,我粗略翻阅了一下,感到确实是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晶。这个报告基础比较扎实,内容比较丰富,提出的许多评价、方案、意见、措施,对于制定广州市近期、中期和长远的农业发展规划都会很有帮助。特别是按照农业区划的科学原则将全市划分为12个具有不同专业化方向的农业区,这对因地制宜分类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很有意义。下面我讲一些意见。

1. 广州市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实际的、适应改革开放形势要求的、科学的综合农业区划

第一，广州幅员不小，资源丰富。广州是一个大城市，带着一大片农村，如果广州没有农村，或者只有很少一点，那农业区划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广州幅员不小，共1.6万平方公里土地，市区占很少，仅100多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就知道，有8县8区，是一大片。农村人口也占了大头，市区人口300万，农村400多万，所以1.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00多万人口的一大片，不允许我们不重视。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面积摆在那里，农业应怎么搞法，能不研究吗？何况在这大片土地上，自然资源很丰富，人力资源也很丰富，潜力很大，是一笔很大很大的财富，需要我们去研究。既包括地上的资源，也包括地下的资源，现在已发现了很多。最近在清远看到，那里瓷土资源很丰富，全国有14个省买清远的瓷土，每年有几十万吨从源潭车站运出去。佛山石湾用的瓷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清远运去的，所以泥巴也是财富。还有地下的各种宝贝，清远的稀土矿有17种。金矿也有，北部的禾云、新洲有金矿，现在那里是淘金热。

清远的金矿品位不低，一吨矿石含有8~13克。地面的资源也很多，如石头、瓷土，还有那么多的耕地、山地、水面，这些都是资源。广州有400多万农村人口，古人讲：“有民始有土，有土始有财。”就是说有人就可以把地开成田，有了田有了地就能生产财富。这当然是反映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情况，但这说明人与自然结合就能产生财富。所以我们广州有一大片土地和那么多的人口，这就非常需要有一个好的综合农业区划。

第二，广州的自然条件，可以说天时地利都很好。从地图上看，是一个倒三角形。背山面海，北回归线从中部穿过，最南边是北纬 $22^{\circ}26'$ ，最北是 $24^{\circ}19'$ ，绝大部分位于南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沿海有滩涂，北部有盆地、丘陵、山地。既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又有大片自然资源待开发的地区。由于范围广，地域差异不小，形成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从南到北，有海，有平原，有山，所以这是一块宝地。如位于北回归线上的南昆山是一片绿洲，生长着很多的亚热带的动植物。所以，这块土地怎样去经营好它，非常需要我们的科学家、农业区划工作者认真加以研究。

第三，从广州所处的地位来看，也很需要我们搞好综合农业区划。广

州是广东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华南的大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是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又是市带县的大城市，因此，要把广州的工作搞上去，走在四化的前列，为全国、全省四化做贡献，那就一定要把郊县农业搞好才行。不要小看现在我们农村的农业总产值，包括乡镇企业才37亿多元。虽然这在广州市180多亿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只是一个小数，但它很重要。因为郊县农业是大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服务于城市，支援城市，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郊县的潜力很大，必定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我们的农业搞不上去，那就会拖了全市的后腿。农业要为城市提供各种农副产品，特别是服务城市和出口的各种鲜活商品。农村本身的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大发展。所以，无论从广州郊县所处的地位、应起的作用、所负的责任和承担的任务来讲，都必须把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搞好，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第四，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非常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分析评价广州市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优势，要很好地把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结合起来，这样资源的优势才能转化成为经济优势。这就是综合农业区划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工作做好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就能完成得好。因为综合农业区划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科学依据，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快地开发资源，使自然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的财富。不然的话，很多沉睡地下的宝藏，金矿也好，稀土金属也好，都会由于没有调查清楚，没有组织开发生产，那就永远也不会变成财富。尽管资源再多，也会饿肚子。所以，一定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搞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科学的综合农业区划，就能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正确结合提供服务，这是通过党和政府按照综合农业区划的科学建议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体现出来，使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正确结合起来。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的制定，实际上就是广州市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的一部分。广州市有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设想，这个战略设想在城市工业方面比较充分，但在两个方面比较弱，一是文化方面，一是农业方面，都很需要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不久前已经开过一次，

还要继续进行。我认为在农业方面这次讨论综合农业区划，也是研究广州市农业发展战略问题，是件大好事。因为通过研究和实施综合农业区划，就能使潜在的资源优势变为现实的财富，所以非常有必要尽快把这项研究工作搞好。

第五，从历史教训来看，我觉得也很有必要搞好综合农业区划。过去我们在农业方面的瞎指挥是很严重的，吃了不少苦头。从哲学上讲是形而上学，主观性和片面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违背了农业必须因地制宜这条最重要的原则。一个电话会议通知那天播种，那天插秧，这样行吗？“农业学大寨”就到处都要按大寨那套来搞，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以粮为纲”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把多种经营都搞掉了。有的地方把亩产七、八百斤，上千斤的鱼塘放干来插秧，虽然插秧也肯定高产，因塘泥肥得很，但是划得来吗？700斤鱼不要，而去收1000、2000斤稻谷，就算3000斤稻谷吧，价值有多少？这些都是瞎指挥。农业不但要因地制宜，还要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而瞎指挥就是违背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这个原则。现在农村的政策改变过来了，种田能手就去种田，会搞工业的就去搞工业，会烧石灰的就去烧石灰，会编织的就去搞编织，这样，治穷致富的路子才会越来越宽广。但在过去是不允许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干一样的活，统一大排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前，有一年我到了广宁，听一个生产队长讲了有关造林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造林要三适：适时、适地、适树。就是说该什么时候种树就什么时候种，这就是适时。种某一种树该找什么样的地来种，这就是适地。反过来，某个山头种何种树最合适，也要选择好，这就是适树。这个“适”字，是很有学问的。后来，大跃进一来就不讲科学了，瞎指挥，而农业是最怕瞎指挥的。我不是说别的东西可以瞎指挥，而是说，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更怕瞎指挥。农业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在人类的定向干预和促进下的作物栽培、禽畜繁衍的过程。农业的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栽培作物方面，如水稻、豆、番茄以及各种树木，花果，还有畜牧业方面的鸡、鸭、鹅、猪、牛、羊、兔等，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必须以自然环境作为生存的基础。它不象工厂，不依赖于自然环境，甚至有的车间高级到是封闭式的，有空调设备，你反正要生产什么，按流程进行生产就是了。虽然现代的农业生产也有在室内的，但绝大多数仍然是在上面是天，下面是地的大自然环境中

进行生产的。就是说，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播种，让它发芽，再移植到大田里面，最后开花，结果，获得收成。在大自然里进行生产，每个环节都和周围的环境存在着密切相关的生态关系。而自然环境呢，是千差万别的，经常变化的。如各地的土壤肥力就相差很大，这块与那块各有不同，有的酸性，有的碱性，有的含有这种元素，有的含的又是那种元素，你不认识这些差别就一定会碰钉子。天气变化也是这样。早上天气还很好，但不久就可能大风大雨，或者前几天还很暖和，突然又变得很冷。新丰县今年冻死了几百头牛，因今年初突然下雪、降温。这就不象在车间里，外面下雪，屋里只要一开空调，还是很暖和。所以过去农民都是盼望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为什么迷信，因为那时既不能解释自然条件多变的原因，更无法抗御自然造成的灾害，只好迷信，希望风调雨顺，获得好收成。即使到了现在，农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但我们不再求神拜佛了，而是要认识客观规律，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这是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的重要特点。如母猪生小猪，你就必须守在旁边，三更半夜也要人看着，不然的话，母猪就会压死小猪，有时还会吃掉小猪。如果大家都会去开会，统统去学“老三篇”，生小猪都无人管，那就不行了。这就是瞎指挥，必然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当然，瞎指挥之所以能存在，与吃大锅饭有关，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在农业问题上，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坚持辩证的观点，极为重要。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没有绝对相同的东西。比如同一种树的叶子，一眼望去大体上是一样的，柳叶是长长的，番石榴叶子是圆圆的，但认真测定一下，同一种树也不会有两片叶子是绝对相同的。当然这里讲的是差别性的一面，此外还有共同性的一面。就是说，尽管农业上生产条件千差万别，但它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性，而在同一地区内又有共同性，地区间的差异性和地区的共同性同时存在。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是有共同性的，而在同一地区内细分一下也还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地区间的共同性和地区内的差异性也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对这各个方面都要认真加以研究，同时要善于利用这种差异性和共同性，使之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差异性，也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比如广州处在南方，属亚热带气候，北方很冷的时候，下大雪，我们这里却很暖和，

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异性，冬天多种蔬菜，同时努力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把流通渠道搞活，这样广州冬天的蔬菜可大量北运。因为冬天北方蔬菜很少，只有大白菜，每年每家都要存好几百斤。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有人反对这个做法，认为太浪费，损耗30~50%。这个损失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不行的。就算不损耗，每天都吃大白菜，也是非常单调的。广州冬天多种蔬菜北运，就是利用了南北之间农业气候的差异。广州市南边和北边差异也很大，市区最热的时候，新丰北部山区低好几度，利用这个差异性就可以搞反季节蔬菜。现在市里已经定新丰县作为种植反季节蔬菜的基地，发展西兰花等名贵品种蔬菜，这也是认识地区差异性，利用地区差异性。但是在同一区域内，又有共同性，认识这种共同性也很重要，可以使我们在决策上既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又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可以大大提高科学性。

综合农业区划，就是综合地研究农业生产的这种地区差异性和区内一致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注意地区间的共同性和区内也还有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共同性，认识和掌握其中的规律，作为制订农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依据。

在研究编写综合农业区划时，要充分考虑建立两个良好的系统并使之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是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一个是合理的农业经济系统。所谓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就是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注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农业生产是物质与能量的转换，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而不是今年收了，明年就不用管了。必须构成良性循环，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生态效益。现在有的地方在恶性循环的道路上已走得相当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怎样才能摆脱恶性循环，形成良性循环，这在农业上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农业生态环境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本来南方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山青水秀，但现在许多地方山也不太青了；水也不太秀了。如珠江的水怎么能算秀呀？写写文章还可以，但实际上却很脏。降一点小雨河水马上变黄。几十毫米的雨就要闹水灾防洪，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生态受到破坏。我那天去看了北江大堤，国家花了大量投资来搞这个工程，但是如果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不注意农业合理的生态系统，光是加高围堤也不是长久之计。黄河的河床比堤外马路还高，船说是在河上走，实际上比马路还要高，这就很危险，一旦决堤就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我

没有到过西北，不知道那里水土流失情况有多严重，但从《黄土地》、《人生》这两个电影的画面上看到，西北有些地方确实是赤地千里，成了不毛之地，一点绿颜色也看不到。这个地方过去肯定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不注意生态保护，乱砍滥伐林木，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造成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所讲的，“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他讲了很多例子，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一些地方，过去自然环境都是很好的，因为人类乱砍滥伐，事物走向反面，变成不毛之地。所以一定要重视农业生态系统问题，一定要搞良性循环，力求争取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人们常讲，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没有绿色，就没有生命。绿色就是生气勃勃，郁郁葱葱，如果没有绿色，象西北黄土高原那样，确实是很难看的。

还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系统问题，就是要讲求经济效益，最佳的经济效益，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搞什么样的农业，要考虑经济效果。过去不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那是不行的。政治帐怎么算？搞农业生产如何算政治帐？我认为，大家生活改善了，丰衣足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幸福，这就是政治。所以决不能不讲经济效果。把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和合理的农业经济系统结合起来，就是合理的农业结构。这样就会同时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综合农业区划就是我们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科学依据，它一定会使我们减少盲目性，避免瞎指挥。发展农业“一靠科学、二靠政策”。综合农业区划就是发展农业的重要科学依据，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反对瞎指挥，克服瞎指挥，就必须要有个科学的综合农业区划。

合理的农业结构的形成可以是一个自发的，缓慢的、漫长过程的产物，时间要很长。比如顺德的桑基鱼塘，很有特点，很科学，这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摸索得出来的。桑基鱼塘，塘里养鱼，周围的基围种桑、种蔗。桑叶养蚕，蚕屎喂鱼，甘蔗叶也可以喂鱼，鱼肥了卖钱，塘泥又可作肥，第二年桑长得更好。再加上养猪。所以那里一直不是以粮为纲，如果要求顺德填掉鱼塘种水稻，就是瞎指挥。应当让这样的地方吃商品粮，另一些地方种粮，这样来发展蚕桑、养鱼，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如果要他们自己解决粮油，必然会破坏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区划，规划，计划，发挥主观努力，也可以

加速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不是听其自然地在漫长岁月中去形成。其中包括认真从过去做过的蠢事中吸取教训。我们搞综合农业区划，也就是加快形成合理的农业结构的“助产婆”，促使合理的农业结构早日诞生，大家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

上述五个方面，都充分说明广州市非常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广州实际的、适应开放改革形势需要的、科学的综合农业区划。同志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事。

2.综合农业区划工作要越做越细致、越科学、越实在

这个话是杜润生同志讲的，已写在文件上了，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上面我讲了重要性，但要搞出一个好的综合农业区划，确实是不容易的。综合农业区划是农业区划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项目，它要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杜润生同志讲要越做越细致、越科学、越实在，这确实很重要。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有科学的态度，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才能搞好，还要有很高的水平，要运用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为什么说它困难、不容易呢？我认为有几点：

第一，综合农业区划的工作经验还在逐步积累，就是说经验还不多，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还有一个过程，有关综合农业区划的理论还在不断深化。

第二，综合农业区划涉及到和农业发展有关的自然、经济、技术、社会各方面非常广泛的知识领域。各地方情况很不相同，包括人们的文化程度，科学水平，风俗习惯都有关系。例如种植水稻，有些地方认为铲秧好，另一些地方认为拔秧好，有些地方则说直播好，这也是一种差异性，是生产习惯上的差异，他认为这个好，别的就不一定接受。这种差异，自然、经济、技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

第三，综合农业区划必须严格遵循中央对我国农业发展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就是说，在宏观方向应该有正确的指导。要严格遵循中央有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的方针、政策，这一点关系很大，要掌握好也不容易。

第四，必须符合广州市郊县1.6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各个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实际，这很不容易，如果仅仅是一个乡，一个村，一个县还好办，但广州是很大的一块，所以要综合考虑，要花功夫深入研究。

第五,要充分考虑作为沿海开放大城市广州的郊区的特殊地位和要求。广州是开放的前沿地带,这是广州的实际,必须充分予以考虑。

第六,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广州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农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编写综合农业区划非常需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干部、技术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认真地进行修改、论证。我想这正是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所在。一个很重要,一个不容易,出路何在呢?就是要在初稿基础上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家一起来集体创作。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把这个初稿修改好。我相信,在广泛吸取这次会议各方面宝贵意见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广州市综合农业区划报告一定在科学性、实践性方面提高到新的水平。也就是说一定会越做越细,越做越科学,越做越实在。

3.最后我想就如何修改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提一些建议

第一,我看了杜润生、何康同志的讲话,他们认为,搞农业区划,既要进行自然资源调查,又要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既要有自然科学家,又要有经济学家。我认为这应该是进一步修改综合农业区划报告的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科学观点和经济观点结合起来,既要进行自然资源方面的调查,又要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调查。要弄清历史和现状,特别要注意新的实践、新的趋向、新的经验。要吸收新的数据,新的观点,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充实、完善、深化。我们的认识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这就是既要作自然调查,又要做经济调查。既要了解历史,不久前的历史,又要了解现状,了解新发生的情况,新的趋势,新的经验。

我看了《区划》最后一部分,即农业区概述的第十二区,叫“清北石灰岩山地水保林、粮、旱作、牧区”。写得是不错的,但我知道那里的情况有了发展,很需要反映进去。我最近到清远北部石灰岩地区走了一下,到了石潭区的雷坑乡。我在那里了解了一下,后来又派了几个同志去调查,那里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得很好,有许多新的东西,和过去老的石灰岩地区很不相同了,有很多致富的门路。简单介绍一下,它有1000户,5500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多少呢?过去是吃返销粮,现在每年卖余粮几十万斤。人平占有粮食900多斤。收入540多元,石灰岩地区一般水平是200~300元。

这个乡除农业外，还种桑1000多亩，养蚕。有石灰窑28座，168人。粮食加工厂12间；竹木加工厂一间；瓦厂9间，54人；砖厂两间，73人。还有机帆船25艘，在南、番、顺一带搞运输，搞劳务收入。25条船100多人。还有综合商品4间、榨油厂1间。挖鱼塘60亩。这样一来，生产门路很广。已经摆脱恶性循环，在富裕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家庭手工业也搞起来了，那里编的鸟笼很好，有一个村，19户人家有17户是编鸟笼的专业户，其余2户撑船。他们编织的鸟笼已进入国际市场，最好的一种收购价为60元。这项副业是由一个专业户带头，后来支部做工作，动员他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结果就搞起来了。这个乡今年种1000多亩桑，计划蚕桑收入60万元，明年计划收入100万元。我翻阅了清远的县志，历史上蚕桑有10000多亩，后来慢慢减少了，三角洲成了主产区。现在三角洲挖桑头不干了，感到不合算，不如搞别的，就慢慢转移到新区，包括清远、佛冈、增城也有一点。清远县有一个缫丝厂正在筹建。肇庆、罗定也搞了不少，这些是新区。搞综合农业区划，对这些新出现的情况就要象杜润生同志讲的那样，作经济调查，使农业区划更符合实际，更有指导性，更适应当前的需要。从事农业区划研究的同志，要关心党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一定要把研究工作和党的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研究成果更理想。

第二，广州的农业，从全局来看是城郊型的，但应有不同的层次，各层次应该有不同的功能。城郊型的农业从大的来讲是没有错的，但广州市幅员不小，地域差异明显，因此要有不同的层次，这点一定要注意。

第三，要大力发展外向型、创汇型农业和生态型农业。外向型、创汇型农业，这是赵总理最近到汕头视察，检查工作时提出来的，我看这完全适用于广州。过去农业主要是自给性生产，后来商品生产发展起来，产品运往城市销售，但这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搞外向型、创汇型农业，要多出口创汇。但步子迈多大要有科学根据。

第四，要重视外通内联，充分发挥一个枢纽、两个扇面的作用，农业要面向广州、国内、国际三个市场。首先广州是个大市场，即使是新丰这样的边远地区，也要打出去，加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国内市场，包括北运蔬菜等项目。国际市场也是很广阔的，外贸出口门路很广。鲜活商品销向香港，猪肉、大米、蔬菜、塘鱼是大宗的。小到一只美丽的小鸟，